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明代历史演义

(四)

[民国] 蔡东藩 著

目摇摇录

- 第六十回摇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员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 第六十一回摇 复河套将相蒙冤 员
扰都门胡虏纵火
- 第六十二回摇 追狡寇庸帅败还 愿
开马市苕臣极谏
- 第六十三回摇 罪仇鸾剖棺正法 愿
劾严嵩拚死留名
- 第六十四回摇 却外寇奸党冒功 猿
媚干娘义儿邀宠
- 第六十五回摇 胡宗宪用谋赚海盜 源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 第六十六回摇 汪寇目中计遭诛 缘
尚美人更衣侍寝
- 第六十七回摇 海刚峰刚方绝俗 远
邹应龙应梦劾奸
- 第六十八回摇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愿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 第六十九回摇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苑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 第七十回摇 误服丹铅病归冥篆 愿
脱身羈绁怅断鼎湖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怨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冤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冤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冤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緘约	缘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哮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猿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园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怨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冤

第六十回 遑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摇摇却说嘉靖中年,有一位大奸臣,乘时得志,盘踞要津,秉政二十余年,害得明朝元气,剥削殆尽,几乎亡国败家。这奸臣姓甚名谁,就是分宜人严嵩。弘治年间,嵩举进士,有术士替他相面,说他后当大贵,但有饿纹入口,恐至枵腹亡身。嵩笑道:“既云大贵,又云饿毙,显见得自相矛盾,不足深信呢。”嗣是浮沉宦乡,没甚出色。他遂变计逢迎,多方运动,竟得了尚书夏言的门路。就职南京,洊任至吏部尚书。会值夏言入阁,遂调嵩入京,就任礼部尚书,所有一切礼仪,无不仰承上旨,深合帝心。又因建坛设醮,屡现庆云,遂仗着历年学问,撰成一篇《庆云赋》,呈入御览。世宗从头至尾地阅读一遍,觉得字字典雅,语语精工,就是夏、顾两大臣的青词,亦似逊他一筹,免不得击节称赏。未几,又献《大礼告成颂》,越觉镂金琢玉,摘藻扬芬,世宗遂大加宠眷,所有青词等类,概令严嵩主笔。夏、顾二人,转因此渐渐失宠。顾鼎臣不该遭祸,竟于嘉靖十九年,得病逝世,追赠太保,居然生荣死哀,完全过去。惟夏言自恃勋高,瞧不起这位严尚书,且因严嵩进阶,都由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待遇严嵩,几与门客相等。严嵩与言同乡,科第比言为早,因须仗言援引,不得不曲意迎承,谁知言竟一味骄倨,意气凌人,嵩遂暗暗怀恨,不过形式上面,尚是格外谦恭。一日,置酒邀言,赍柬相请,言竟谢绝。嵩复自至夏第,入门求见,言复不出。嵩不得已长跪阶前,手展所具启帖,和声朗诵,委婉动人,言乃回嗔作喜,出来应酬,遂偕嵩赴宴,兴尽乃归。言以为嵩实谦抑,坦然不疑。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

难防。”严嵩是个阴柔险诈的人物，受了这等暗气，哪有不私图报复？凑巧翊国公郭勋，与言有隙，嵩遂与勋相结，设计害言。先是言加封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并蒙赐银章，镌“博学多才”四字，得密封白事。自世宗至承天谒陵，郭勋、夏言、严嵩等，俱扈驾随行，谒陵已毕，嵩请表贺，言请俟还京再议。世宗竟从嵩请，遽御龙飞殿求贺。嵩遂揣摩意旨，与郭勋暗伺言隙，一再进谗。顿时恼了世宗，责言傲慢不恭，追缴银章手敕，削夺勋阶，勒令致仕。既而怒意渐解，复止言行，把银章手敕，一并赏还。言知有人构陷，上疏谢恩，内有“一志孤立，为众所忌”二语，世宗复下诏切责。言再疏申谢，并乞归休，有旨不许。会昭圣太后病逝，世宗饬群臣酌议服制，言报疏未愜帝意，且间有訛字，复遭严旨驳斥。原来昭圣太后张氏，自世宗称为伯母后，奉待鹮薄，后弟昌国公张鹤龄，及建昌侯张延龄，以僭侈逾制，为人所讦，先后下狱。张太后至席藁待罪，请免弟死，世宗不从。鹤龄瘐死狱中，延龄长系待决。张太后忿恚致疾，竟尔告终。世宗意欲减轻服制，偏夏言以礼相绳，仓猝间又缮错一二字，遂被世宗指毛索瘢，斥为不敬。言只好推称有疾，以致昏谬贻愆。世宗复勒令归田，言奉命将行，诣西苑斋宫叩辞。世宗又动了怜念，令还私第治疾，徐俟后命。张太后的丧葬，草草完事，就是世宗父子，亦不过持服数日，便算了结。张延龄竟致弃市。

时言官交劾郭勋，勋亦引疾乞假。京山侯崔元新得主眷，入直内苑，世宗与语道：“郭勋、夏言，皆朕股肱，为什么彼此相妒呢？”元踌躇未答。世宗又问勋有何疾？元答道：“勋实无疾，但忌夏言，言若归休，勋便销假了。”世宗为之颌首，御史等闻这消息，又联名劾勋，有诏令勋自省，并将原奏发阅，勋

辩语悖慢,失人臣礼。给事中高时,乃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遂下勋锦衣狱。勋既得罪,言复被召入直。法司审鞫勋案,多由言暗中指授,狱成议斩。世宗尚有意宽贷,飭令复勘,不意复勘一次,加罪一次,复勘两次,加罪两次,一个作威作福的翊国公,不被戮死,也被拷死,盈廷称快。只严嵩失一帮手,未免心中快快。

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冠式,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的翼善冠。世宗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独戴香叶冠,嗣命制沉水香冠五顶,分赐夏言、严嵩等。夏言谓非人臣法服,却还所赐。严嵩独遵旨戴着,且用轻纱笼住,藉示郑重。世宗遂嫉言亲嵩。适当日食,因诏称:“大臣慢君,以致天象告愆,夏言慢上无礼,着即褫职,所有武英殿大学士遗缺,令严嵩补授!”这诏颁发,嵩遂代言入阁,跃登相位。时嵩年已六十余,不异少壮,朝夕入直西苑椒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大悦,赐嵩银章,有忠勤敏达四字。寻又陆续赐匾,遍悬嵩第,内堂曰延恩堂,藏书楼曰琼翰流辉,修道阁曰奉玄之阁,大厅上面独擘窠大书忠弼二字,作为特赏。嵩遂窃弄威柄,纳贿营私。长子世蕃,得任尚宝司少卿,性尤贪黠,父子狼狈为奸,朝野侧目。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宫中竟闯出谋逆的大变来。谋逆的罪首,乃是曹妃宫婢杨金英。原来世宗中年,因求储心切,广置妃嫔,内有曹氏,生得妍丽异常,最承宠爱,册为端妃。每遇政躬有暇,必至端妃宫内,笑狎尽欢,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差不多有这般情形。端妃侍婢杨金英,因侍奉未周,屡触上怒,几欲将她杖死,还是端妃替她缓颊,才把性命保全。金英未知感恩,反且衔恨。可巧雷坛告成,世宗往祷雷神,还入端妃宫中,同饮数杯,酒酣欲睡,眠倒塌上,意入黑甜。端妃

替他覆衾，放下罗帏，恐怕惊动睡梦，因轻闭寝门，趋至偏厢去了。不料杨金英觑着间隙，悄地里挨入寝门，侧耳细听，鼾声大起，她竟放着胆子，解下腰间丝带，作一套结。揭开御帐，把带结套入帝颈，正在用力牵扯，突闻门外有履舄声，不禁脚忙手乱，掷下带子，抢出门外。看官听着！这门外究系何人？原来是另一宫婢，叫作张金莲。金莲正从寝门经过，偷视门隙，见金英解带作结，不知有甚么勾当，她本欲报知端妃，转思金英是端妃心腹，或由端妃遣入，亦未可知，不如速报皇后，较为妥当。主意已定，遂三脚两步地趋至正宫，禀称祸事。方皇后闻言大惊，忙带着宫女数名，随金莲赶入西宫，也不及报知端妃，竟诣御榻前探视，揭帐一瞧，见世宗颈中，套丝带一条，惊得非同小可，忙用手向口中一试，觉得尚有热气，心下始放宽三分，随即检视带结，幸喜是个活结，不是死结。看官，这杨金英既欲弑帝，何以不用死结，恰用活结呢？小子想来，料系世宗命不该绝，杨金英忙中致误，所以带结不牢，当用力牵扯时，反将带结扯脱一半，又经张金莲觑破，不及再顾，所以世宗尚未毕命。方后将带解去，端妃才闻报进来，这时候方皇后，瞧着端妃，不由得柳眉倒竖，凤眼圆睁，用着猛力，将丝带掷向端妃面上，并厉声道：“你瞧！你瞧！你敢做这般大逆事么？”端妃莫名其妙，只吓得浑身乱抖，还算张金莲替她辩明，说是杨金英谋逆，方后即令内侍去捕金英，一面宣召御医，入诊世宗。至御医进诊，金英已是拿到，方后也不及审问金英，先由御医诊视帝脉，说是无妨，立即用药施治。果然世宗苏醒转来，手足展舒，眉目活动。惟项间为带所勒，虽未伤命，究竟咽喉被逼，气息未舒，一时尚不能出言。方后见世宗复生，料知无碍，便出外室严讯金英。金英初尚抵赖，经金莲质证，无从狡辩，

只好低首伏罪。偏方后不肯罢手,硬要问她主谋。金英一味支吾,待至用刑胁迫,恰供出一个王宁嫔。方后遂命内监张佐,立将王宁嫔牵至,也不问她是虚是实,即用宫中私刑,打她一个半死。随召端妃入问道:“逆犯金英,是你的爱婢,你敢与她通同谋逆,还有何说?”端妃匍伏地上,诉明冤屈。方后冷笑道:“皇上寝在何处,你还想推作不知么?”便命张佐道:“快将这三大罪犯,拖将出去,照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便了。”端妃闻言,魂灵儿已飞入九霄,几至不省人事。及惊定复苏,还想哀求,已被张佐牵出宫外。可怜她玉骨冰肌,徒落得法场寸磔,暴骨含冤。王宁嫔及杨金英,依例极刑,不消细说。世宗病痊,忆着端妃的情爱,遍诘宫人,都为称冤,哀悼不置。嗣是与后有隙,至嘉靖二十六年,大内失火,世宗方居西内,闻着火警,竟向天自语道:“莫谓仙佛无灵,看那厮妒害好人,今日恐难逃天谴呢。”宫人请往救方后,世宗默然不答。及火已扑灭,接到大内禀报,皇后为火所伤,抱病颇重,世宗亦不去省视,后竟病歿。已而世宗又追悼亡后,流涕太息道:“后尝救朕,朕不能救后,未免负后了。”乃命以元后礼丧葬,亲定谥法,号为孝烈,预名葬地曰永陵,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世宗既遭宫变,并将杨金英族属,逮诛数十人,遂以平定宫变,敕谕内阁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鬼神默佑,早为逆婢所戕,哪有今日?朕自今日始,潜心斋戒,默迓天庥,所有国家政事,概令大学士严嵩主裁,择要上闻。该大学士应曲体朕心,慎率百僚,秉公办事”等语。严嵩接到此谕,欢喜得了不得,遇事独断,不问同僚,内外百司,有所建白,必先启嵩,然后上闻。嵩益贪婪无忌,恃势横行。大学士翟奎,以兵部尚书入阁办事,资望出严嵩上,有时与嵩会议,未免托大自尊,嵩竟因

此挟嫌，阴嗾言官，疏论翟奎，并劾奎二子汝俭汝孝，与业师崔奇勋，亲戚焦清，同举进士及第，营私舞弊，情迹昭然。世宗震怒，命吏部都察院查勘。翟奎上疏申辩，语多侵及严嵩，世宗益怒道：“奎被劾待勘，尚敢读陈么？他二子纵有才学，何至与私人并进，显见得是有情弊呢。”遂飭令翟奎父子削籍，并将崔奇勋、焦清，俱斥为民。又有山东巡按御史叶经，尝举发严嵩受贿事，嵩弥缝得免，怀恨在心，适经在山东监临乡试，试毕呈卷，嵩摘录卷中文字，指为诽谤。世宗遂逮经入京，加杖八十，创重而死。试官周钊，提调布政使陈儒，皆坐罪谪官。御史谢瑜、喻时、陈绍，给事中王勰、沈良材、陈垲，及山西巡抚童汉臣，福建巡按何维柏等，皆以劾嵩得罪，嵩自是气焰益横。世宗命吏部尚书许瓚，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办事，各授为大学士，嵩看他们不在眼中，仍然独断独行，不相关白。瓚尝自叹道：“何故夺我吏部，令我仰人鼻息。”遂上疏乞休，并言：“嵩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烦臣伴食”云云。嵩知瓚意，亦上言：“臣子比肩事主，当协力同心，不应生嫌，往岁夏言与郭勋同列，互相猜忌，殊失臣道，臣嵩屡蒙独召，于理未安，恐将来同僚生疑，致蹈前辙，此后应仿祖宗朝蹇、夏、三杨故事，凡蒙召对，必须阁臣同入”等语。两疏皆留中不报。世宗自遭宫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常不相见，只秉一真人陶仲文，出入自由，与世宗接见时，辄得旁坐，世宗呼为先生而不名。严嵩尝贿托仲文，凡有党同伐异的事件，多仗他代为陈请，一奸一邪，表里相倚，还有何事再应顾忌？不过大明的国脉，被他斫丧不少呢。

既而张璧去世，许瓚以乞去落职，严嵩竟思独相，不意内旨传出，复召回夏言入阁，尽复原官。言奉诏即至，一入阁中，

复盛气凌嵩，一切批答，全出己意，毫不与嵩商议。就是嵩所引用的私人，多半驱逐，嵩欲出词袒护，都被言当面指摘，反弄得噤不敢声。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论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世宗发付阁议。言即拟旨，令二人自陈。二人惶惧，径造嵩家乞救。嵩摇手道：“皇上前尚可斡旋，夏少师处不便关说，两位只去求他罢了。”二人没法，先用三千金献纳夏第，言却金逐使，吓得二人束手无策，又去请教严嵩。嵩与附耳数语，二人领教出门，即至夏言处请死，并长跪多时，苦苦哀吁。言乃允为转圜，二人才叩谢而出。嗣因嵩子世蕃，广通贿赂，且代输户转纳钱谷，过手时任情剥蚀，悉入贪囊，事被夏言闻悉，拟即参奏。有人报知世蕃，世蕃着急，忙去求那老子设法。严嵩顿足道：“这遭坏了！老夏处如何挽回？”世蕃闻言，急得涕泪交下，毕竟严嵩舐犊情深，踌躇半晌，方道：“事在燃眉，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好儿子！快随我来。”世蕃应命，即随嵩出门驾舆，竟趋夏第，请见夏少师。名刺投进，好半日传出话来，少师有病，不能见客。严嵩听着，捻须微笑，袖出白银一大锭，递与司阍道：“烦你再为带引，我专为候病而来，并无他事。”阍人见了白镪，眉开眼笑，乐得做个人情，一面却说道：“丞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敝主人诘责，奈何？”严嵩道：“我去见了少师，自有话说，请你放心，包管与你无涉。”阍人乃导他入内，直至夏言书室。言见嵩父子进来，不便呵斥阍人，只好避入榻中，佯作病状，蒙被呻吟。严嵩走至榻前，低声动问道：“少师政体欠安么？”夏言不应。连问数声，方见言露首出来，问是何人？严嵩报明姓名，言佯惊道：“是室狭陋，奈何褻慢严相？”说着，欲欠身起来。嵩忙道：“嵩与少师同乡，素蒙汲引，感德不浅，就使嘱嵩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嵩作外人

么？请少师不必劳动，尽管安睡！”言答道：“老朽多病，正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不谅，无端简慢严相，老朽益难以为情。”嵩复道：“此非尊价违慢，实因嵩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师责我便是，休责尊价。但少师昨尚康强，今乃违和，莫非偶冒寒气么？”言长吁道：“元气已虚，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哩。”严嵩一听，早已觉着，急挈着世蕃，扑地一声，跪将下去。世蕃又连磕响头，惊得夏言起身不及，忙道：“这、这是为着何事，快快请起！”嵩父子长跪如故，接连是流泪四行，差不多似雨点一般，坠将下来。小子有诗讥严嵩父子道：

能屈能伸是丈夫，奸人使诈亦相符。

试看父子低头日，谁信将来被厚诬？

未知夏言如何对付，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以严嵩为主，夏言及世宗为宾，内而方后、曹端妃等，外而翟銮、叶经、许瓚等，皆宾中宾也。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失之，世宗惟好刚故，几罹弑逆之变，夏言惟好刚故，屡遭构陷之冤，独严嵩阴柔险诈，象恭滔天，世宗不能烛其恶，夏言反欲凌以威，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之悟，无惑乎为所播弄也。宫变一节，虽与严嵩无关，而世宗因此潜居，使严嵩得以专柄，是不啻为嵩添翼。端妃屈死，而严氏横行，天何薄待红颜，而厚待奸相乎？吾故谓本回所叙，处处注意严嵩，余事皆随笔销纳，项庄舞剑，意

在沛公，观此文而益信神妙矣。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摇摇却说严嵩父子，跪在夏言榻前，泪珠似雨点一般，洒将下来，夏言再三请起，严嵩道：“少师若肯赏脸，我父子方可起来。”夏言明知为参奏事，恰不得不问着何故？严嵩方将来意说明，世蕃又磕头哀求，自陈悔过。夏言笑道：“这事想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劾的意思，请贤桥梓一概放心！”严嵩道：“少师不可欺人。”夏言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罢！”严嵩父子，方称谢而起。彼此又谈数语，方才告别。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依旧拥被坐着。严嵩归家，暗想世蕃虽得免劾，总不免受言所辱，意中很是怀恨，日与同党阴谋，设计害言。言却毫不及觉。有时言与嵩入直西苑，世宗屡遣左右宫监，伺察二人动静，与言相遇，言辄傲然不顾，看他似奴隶一般。转入嵩处，嵩必邀他就座，或相与握手，暗中便把黄白物，塞入宫监袖中。看官！你想钱可通神，何人不爱此物？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自然在世宗面前称赞严嵩的好处。那夏言不但没钱，还要摆着架子，逞些威风，大家都是恨他，背地里常有怨声，世宗问着，还有何人与言关切，略短称长；而且设醮的青词，世宗视为非常郑重，平日所用，必须仰仗二相手笔，言年渐衰迈，又因政务匆忙，无非令幕客具草，糊糊涂涂地呈将上去，世宗每看不入眼，弃掷地上。嵩虽年老，恰有儿子世蕃帮忙，世蕃狡黠性成，善能揣摩帝意，所撰青词，语语打入世宗心坎中，世宗总道是严嵩自撰，所以越加宠幸。只世蕃仗着父势，并没有改过贪心，仍旧伸手死要，严嵩倒也告诫数次，偏世蕃不从，嵩恐夏言举发，上疏遣世

蕃归家。世宗反驰使召还，加授世蕃太常寺少卿。世蕃日横，嵩因见主眷日隆，索性由他胡行罢了。这且慢表。

且说嘉靖三年，大同五堡兵作乱，诱鞑靼部入寇，虽经金都御史蔡天祐等，抚定叛众，只鞑靼兵屡出没塞外。鞑靼势本中衰，至达延可汗嗣立，颇有雄略，统一诸部，自称大元大可汗，复南下略河套地，奄有朔漠，分漠南漠北为二部。漠北地封幼子札赉尔，号为喀尔喀部，漠南地分封子孙，令次子巴尔色居西部，赐名吉囊。吉囊二字，是副王的意思。嫡孙卜赤居东部，号为察哈尔部，达延汗歿，卜赤嗣为可汗，巴尔色亦病死，子究弼哩克袭父遗职，移居河套，为鄂尔多斯部的始祖，巴尔色弟俺答，居阴山附近，为土默特部的始祖，彼此不相统属。未几究弼哩克又死，俺答并有二部，势日强盛，与究弼哩克子狼台吉，屡寇明边。明将发兵抵御，互有胜负。嘉靖二十五年，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锐意图功，辄有杀获。且建议规复河套，上书力请道：

寇居河套，侵扰边鄙，今将百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服，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马，切齿痛心，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劲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敝，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百，益以山东枪手二千，多备矢石，每当秋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饷，水陆并进，乘其无备，直捣巢穴。材官驍发，炮火雷击，则彼不能支。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遁而出套之恐后矣。俟其远出，然后因

祖宗之故疆 ,并河为塞 ,修筑墩隍 ,建置卫所 ,处分戍卒 ,讲求屯政 ,以省全陕之运输 ,壮中国之形势 ,此中兴之大烈也。夫臣方议筑边 ,又议复套者 ,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 ,临河作阵 ,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 ,惟陛下裁之 !

这疏呈入 ,有旨下兵部复议。兵部以筑边复套 ,俱系难事 ,两事相较 ,还是复套为难 ,筑边较易 ,请先事筑边 ,缓图复套。世宗转问夏言 ,言独请如铖议。世宗乃颁谕道 :“河套久为寇据 ,乘便侵边 ,连岁边民 ,横遭荼毒 ,朕每宵吁忧劳。可奈边臣无策 ,坐视迁延 ,没一人为朕分忧。今侍郎曾铖 ,倡议复套 ,志虑忠纯 ,深堪嘉尚。但作事谋始 ,轻敌必败 ,着令铖与诸边臣 ,悉心筹议 ,务求长算 !兵部可发银三十万两与铖 ,听他修边饷兵 ,便宜调度 ,期践原议 ,勿懈初衷 !”铖得谕后 ,自然募集士卒 ,添筑寨堡 ,忙碌了好几个月。督兵出寨 ,击退寇众 ,斩馘数十人 ,获牛马橐驼九百有五十 ,械器八百五十余件 ,上表奏捷。世宗按功增俸 ,并赐白金虬币有差。曾铖遂会同陕西巡抚谢兰 ,延绥巡抚杨守谦 ,宁夏巡抚王邦瑞 ,及三镇总兵 ,协议复套方略 ,且条陈机要 ,附上营阵八图 ,世宗很是嘉纳。奏下 ,兵部尚书王以旗等 ,亦见风使帆 ,复陈曾铖先后奏请 ,均可施行云云。

会值大内失火 ,方后崩逝 ,世宗颇加戒惧。命释杨爵等出狱 ,一面诏求直言。那时阴贼险狠的严嵩 ,得了机会 ,疏陈 :“灾异原因 ,由曾铖开边启衅 ,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 ,淆乱国事 ,应同加罪惩处 ,藉迓天庥。”嵩疏一上 ,廷臣遂陆续上本 ,大都归咎铖、言两人。世宗竟背了前言 ,别翻一调 ,

谕言：“逐贼河套，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等语。这谕一下，中外多诧异不置。接连是罢夏言官，逮铣诣京，出兵部尚书王以旗，凡从前与议复套官吏，分别惩罚。一番攘外安内的政策，片刻冰消。

这严嵩心尚未足，定要借着此事，害死夏言，方肯罢休。先是咸宁侯仇鸾，镇守甘肃，素行贪黷，为铣所劾，逮入京师下狱。鸾与嵩本是同党，嵩遂从中设法，暗令子世蕃替鸾草疏，辩诉冤屈，并诬铣克扣军饷，纳贿夏言，由言继妻父苏纲过付，确凿无讹。世宗到此，也未尝彻底查究，便飭法司讞案，援照交结近侍律，斩铣西市，妻子流二千里。铣有智略，颇善用兵，性尤廉洁，死后家无余资，都人俱为称冤，惟严嵩以下一班走狗，扳倒曾铣，就是扳倒夏言。铣既坐斩，言自然不能免罪了。当下有诏逮言，言才出都抵通州，闻铣已定讞，吃一大惊，从车上跌下，忍痛唏嘘道：“这遭我死了。”在途次缮着奏疏，痛诋严嵩，略谓：“仇鸾方系狱中，皇上降谕，未及二日，鸾何从得知？此必严嵩等诈为鸾疏，构陷臣等。严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臣的生命，在严嵩掌握，惟圣恩曲赐保全。”疏才缮定，缇骑已到，即就逮至京，把缮好的奏折，浼人呈入，世宗不理，命刑部援曾铣律，按罪论死。尚书喻茂坚，颇知夏言的冤情，因世宗信嵩嫉言，不便替他诉冤，只好将议贵议能的条例，复陈上去，请将言罪酌减。世宗览毕，愤愤道：“他应死已久，朕赐他香叶冠，他不奉旨，目无君上，玩褻神明，今日又有此罪，难道还可轻恕么？”随批斥茂坚，说他不应包庇。嵩闻刑部主张减罪，恐言或从此得生。正拟再疏架害，适值俺答寇居庸关，边报到京，

遂奏称居庸告警,统是夏言等主张复套,以致速寇。这道奏章,仿佛是夏言的催命符,竟由世宗准奏,置言重辟。言妻苏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尽行削籍。于是严嵩得志,独揽大权,世宗虽自南京吏部,召入张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并命李本为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两人入阁,一个是疏不间亲,一个是卑不敌尊,无非是听命严嵩,唯唯诺诺罢了。

且说俺答入寇居庸,因关城险阻,不能得手,便移兵犯宣府,把总江瀚,指挥董暘,先后战死,寇遂进逼永宁。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督师截击,仗着老成胜算,杀败寇众,戮一渠帅,俺答乃仓皇遁去。严嵩父子,与尚文又有宿憾,屡图倾陷,幸喜边患方深,世宗倚重尚文,未遭谗害。哪知天不假年,将星遽陨,死后应给恤典,偏被严嵩中沮,停止不行。给事中沈束,上书代请,忤了严嵩,奏请逮狱。束妻张氏,留住京师,无论风霜雨雪,总是入狱探望,所有狱中费用,全仗十指的针绣,易钱缴纳,狱卒颇也加怜,不忍意外苛索。张氏一日上书道:

臣夫家有老亲,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臣妾欲归奉舅,则夫之糜粥无资,欲留奉夫,则舅又旦夕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惟陛下莫大之德,臣夫固衔感无穷,臣妾亦叨恩靡既矣。

这疏求法司代呈,法司亦悚然起敬,附具请片,一并呈入。偏偏世宗不许,原来世宗深嫉言官,每以廷杖遣戍,未足深创,特命他长系狱中,为惩一儆百计,且令狱卒日夕监囚,无论语